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十一卷

老僧辨奸 嚴分宜未貴時，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。一日，同閱《荊軻傳》至樊於期自殺處，嚴曰：「此呆漢也，事知濟不濟，輒以頭顱作兒戲耶！」遂大笑。王曰：「烈士復仇，殺身不顧，志可哀也！」遂大哭。又閱至白衣冠送別時，嚴復大笑曰：「既知一去不還，乃復遣之使去，太子丹真下愚也。」王又大哭曰：「壯士一行，風蕭水咽，擊筑高歌，千古尚有餘痛！」繼閱王囊提劍斲，箕踞高罵，嚴更笑不可抑，曰：「是真不更事漢。不於環柱時殺之，而乃以謾罵了事。」王更涕泗沾襟曰：「豪傑上報知己，至死尚有生氣。銅柱一中，祖龍亦應墮落。」一時，哭聲笑聲喧雜滿堂。一老僧傾聽久之，歎曰：「哭者人情，笑者真不可測也。二十年後，忠臣義士，無一遺類矣。」後王官中牟縣令，頗有政聲。而嚴竟以青詞作相，專權誤國，植黨傾良，為明代奸邪之冠。老僧預知之，而不能救，殆佛門所謂「定劫」歟？

鐸曰：傳言愚忠愚孝，有旨哉！古之亂臣賊子，皆聰明絕頂人也。是故，士不重才而重德。

青衣捕盜

粵東某公，為河塘臬憲。有聶姓者，以人命誣服。公昭雪之，獻女書兒為婢。公鑒其誠，納之。公夫人御下嚴，箕帚而外，諛以針指。書兒不能學，日加鞭撻，俯首順受而已。

後公以罪誤，解組歸。時棗樹林有盜首曰賽張青劉標，善用流星彈，一發五丸，無不奇中。次日鐵拐子朱健，善用一鐵拐，曾擊真武殿前石鼓，碎若粉。橫行綠林，捕盜者不敢正眼覷。

公稔之，戒備而行。時已薄暮，聞林中鳴鏑聲，公股栗，夫人色如土。侍從僕御，無不色變。書兒從容進曰：「麼麼鼠輩，何敢犯大人駕？如渠不欲生，婢子手戮之可也。」乞公前騎，徒手而去。叱盜曰：「賊狗奴，識得河南聶書兒否？」盜笑曰：「我輩但要得錢兒鈔兒，書兒何所用哉！」書兒怒曰：「若輩死期至矣，敢戲言！」盜亦怒，驟發一彈，書兒右手啟兩指接之；又一彈，接以左手；第三彈至，以口笑迎之，嚙以齒。盜驚，又發一彈，書兒仰臥馬背，以雙蓮瓣戲夾其丸。第五彈至，書兒即發腳下丸抵之，鏗然有聲，去三十步遠。騰身而起，吐口中丸，大笑曰：「賊奴技止此耶？」一盜解鐵拐而前，書兒手奪之，曲作三四，盤揉若軟綿，擲諸地，笑曰：「爾娘灶下棒，亦持來恐嚇人，大可笑也。」兩盜失色。書兒即出手中丸，左右彈，兩盜盡斃。群盜羅拜馬前乞命。書兒曰：「汝等何足污我手。」喝令去。

從容回騎，稟白於公曰：「托大人福庇，幸不辱命。」公及夫人皆異之。繼而問曰：「汝具此妙技，何不能拈一針？」書兒曰：「長槍大劍，婢子年十一二時，搏弄慣矣。一針入手，不知作何物，是以不能學耳。」又問：「鞭撻時何便俯首受？」曰：「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，小有忤犯，是報怨也，婢子何敢！」於是夫人亦喜。歸家後，勸公納為側室。生子某，後為滇南縣令。往往躬牽吏入山捕盜，大有母風焉！

鐸曰：吾向讀《馮暖傳》，而知當日無薛儷之役。客無能一語，至今幾成鐵案。英雄寄人籬下，畢生無可插腳，恐為庸養輩下眼覷耳！書兒遇盜，其厚幸乎？有疑口逆齒嚙之說為過神其技者，然不聞《列子》之言乎！飛衛學射於甘蠅，諸法並善，惟蠅法不教。衛密持矢以射蠅，蠅齧得鏃矢還射，衛繞樹而走。則書兒此技，亦有所受之也。牛羊之眼，相兒女子猶失之，況相天下士哉！

正士驅邪

樵陽郡韓公，貌文秀，而性好武事，日馳馬試劍為樂。未貴時，攜一健奴，出遊五嶽。中途遇雪，投止枯廟。

一更後，雪月交輝，公起立簷下，四望皎然，曰：「真琉璃世界也。」忽陰風四襲，一猙獰惡鬼，昂首直入。公拔劍相迎，健奴大驚，伏伏地下，一以兩手抱公左足，見惡鬼漸長，始猶高與簷齊，繼則出簷者約三丈許。仰見公狀貌亦變黑面赤鬚，挺身而立，身亦漸長，高出於惡鬼者又約三丈許。鬼身頓縮，伏地而拜曰：「公烈丈夫也。人無富貴貧賤，神氣俱高十丈。自作一虧心事，神氣即短一尺。故眼前之賦形宇宙者，上者長不滿五尺，次者三二尺，下者塌地如三寸錐。而公獨保其元神，異日之立地頂天者，非公而誰？勉之勉之！」言畢而逝。

健奴見公亦如故，起述所見。公竟茫然。後公位至總戎。平寇陣亡，崇祀義烈。所遺《伏鬼圖》一卷，焦而虬髯，非其本相。而里中有鬼祟，請其像鎮壓之，輒遁去。故至今有賽鍾馗之名。

鐸曰：百尺樓頭，元龍豪氣；旦旦伐之，則掃地盡矣！塌地如三寸錐，猶非充類盡義之論也。

惡客除淫

金山寺老僧普靜，畜一猴，毛色盡白，日鎖諸佛殿上，令聽講。一夕，脫索去，老僧歎曰：「業畜淫心未斷，必殺身。二十年功行，斷送卻矣。」

會有陝商某，僑居鐵甕城，好畜美姬，婢女僕婦亦端好。一日，有褐裘少年款其戶，自言申姓，困苦塵囂，願假園亭以憩。某素有斷袖之癖，覲其貌美，許之。夜詣其閣，見牀無衾褥；笑曰：「榻冷如冰，抱衣難臥，如不以賤軀為累，當移襪被來。」少年許諾。某命家奴攜錦褥，並鵝黃綾被陳榻上而去。

某曳少年同臥，潛私之。少年笑曰：「被君輕薄，從此冠而釵矣。」某亦笑曰：「汝誠匿我，當廁諸金釵之列，豈敢視為外宅兒哉。」由是少年出入閨闈，某亦不禁，漸私其婢女僕婦，繼並亂其姬妾。初猶作宵戰，後竟白日宣淫，漫無顧忌。某素嬖之，不能驟加呵逐。

一心腹友至；某潛與商榷。友曰：「開門揖盜，罪誠在汝。必欲除業種，當先斷其淫具。」某曰：「宮之乎？」友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。」某固問之，答曰：「世有不持寸鐵而可下人腐刑者，特癡兒不察耳。」某請計，友曰：「此間有一娼，小字雪狗，下體發巨毒，盍召之來。」某從之。

亡何，雪狗至，口脂面粉，煙花中主帥也。某藏諸閣閣，夜令就少年寢。少年得雪狗，果大喜。雪狗本娼家婦，素善房術，少年又健戰，朝夕攻毒，殊無覺察。不半月，少年兩顴漸赤，時以手插禪際，似搔癢狀。又半月，雙眉頓蹙，呻吟作痛楚聲。越數日辭去。然兩三日必一來，來則與雪狗聚。後數日，不能步履，拄杖僂偻而至，與雪狗俱抱，竟夕轉側，不能興雲雨。雪狗故握其莖以掉弄之，羞然而脫。大聲呼痛，下牀覓杖，踉蹌遁去。雪狗就燈下出掌視之，見一具約五寸許，皮肉交黏，血淋淋如塗朱。嗣後竟不復來。

友人至，笑曰：「宮刑已驗，但君以繡幃作蠶室矣。」某笑謝，並以百金賞雪狗去。

後聞金山塔頂，有一白猴，下體潰爛而死。老僧瘞諸塔下，歎曰：「誰家惡毒兒，至此慘殺。然淫根盡拔，可以淨體皈三寶矣。」某囑友隱秘其事，而雪狗反為人詳言之。

鐸曰：癡兒噬毒，必至喪身；浪子回頭，已成滅鼻。幸制心猿，勿投饑犬。腐刑最下，其共凜之。

芙蓉城香姑子

震澤彭生，少年倜儻，豔文簫彩鸞之事，欲求仙侶。父母擇配，屢梗命。一日扁舟臨湖上，見上流浮芙蓉一瓣，拾視之，有小詞一闕，曰：「小敷山水水溶溶，記相逢。欲採蘋花，可惜遇東風。午橋煙雨濃，不如歸去夢簾櫳。小樓東，留得闌干，半月明中。夜涼花影重。」心異之，捨舟登陸。

百步外，芙蓉萬本，張如錦幄。至則朱戶沉沉，銅環畫掩。忽青衣媼啟扉出視曰：「彭郎至矣。」導引而入。鳳屏東畔，一女

子款步而來，彭趨揖之。女曰：「妾芙蓉城香姑子也，久墮塵寰，未逢佳士。知君夙企仙緣，故借塗鴉，引桃源入臆耳。」彭曰：「荷蒙仙眷，提掇凡愚，一生為奴亦不憚。」女笑曰：「君真癡於情者。」命青衣媼掃除內室，中設兩榻，以備寢處。

至夜，女宿東隅，請彭西向。彭曰：「既睹芳容，當親玉體。何復咫尺巫山，使人介介。」女曰：「仙家夫婦，只在神交。若以形骸為愛，則秦弄玉早抱子矣，何簫台上至今無雛鳳聲也。」彭強就摩挲，而終不著體。女曰：「郎君濁氣未除，縱欲勉同衾枕，尚隔一層。明日為郎燒換骨丹，三日而成，服之始能歡會。」彭不獲已，退寢別榻。晨起，女採藥三山，配入丹鼎，命彭朝夕守之。彭日啟爐，以觀火候。女哂曰：「狂郎情急矣。」彭曰：「餓者急於食，渴者急於飲，人情類如是耳。」調笑間，而舟人跡至，因父病殆，母馳書招之。彭念指日丹成，可以近麗人而登仙籍，見母手書，頗不憚。女促令暫歸省視。彭曰：「死生有命，歸何益哉。且此間樂不思蜀矣！」女勃然曰：「有兒女情而無父子性，必非仙器。縱爐頭丹熟，換骨亦無濟也。」遂立毀其爐。彭曰：「即不敢妄親香澤，還望度我一登仙闕。」女怒目不語。一回顧問，青衣媼化為彩鳳，女跨之而起，歎曰：「是兒全無心肝，大羅天豈無父之國哉？」冉冉入雲而沒。花木廬舍，一時頓渺，舟人亦不見。彭懊恨久之，尋道而回。鐸曰：仙家夫婦，只在神交。千古名言，可為蘭香萼綠輩解穢矣！帝闕仙班，必求孝子，則伯陰棄母，梅福絕親，盡謂妄人之附會也可。

掃帚村鈍秀才

定陶富室某三代有善人之目。子年十四，欲延舉業師，選擇良苛，遷延未決。一夕，夢有人告之曰：「汝欲延師，非吳郡掃帚村某秀才不可。」醒而異之，束裝詣姑蘇，一問掃帚村，在郡西僻壤。

至則野曠人稀，無可問訊。忽一老翁曳杖而來，某趨叩之。翁笑曰：「某秀才，即是老朽。」遂具達誠意，並欲隨至翁家。翁曰：「蝸捨不足以容貴客，既蒙寵召，即此同行。」某大喜。載與俱歸，命兒受業座下。

翁督課嚴，夜以繼日，無間寒暑。所讀文，成宏制藝外，皆翁平日窗課，以及歲科諸試作。弟子文或不佳，自作一藝，令其誦法，是年游於庫。復抄昔年闈中諸落卷令之讀，凡一切時下清真雅正登上選者，咸命規仿其利。春秋兩闈，連戰皆捷。某大喜，置酒為先生壽，且曰：「先生出其徐緒，即令豎子成名，何乃自甘蟻伏，以青衿終老牖下？」翁歎久之。某詰其故，翁曰：「言之勿怪。僕非人，鬼也。少時不謹細行，有慚名教，以至困場屋五十餘年，未得一掇科第。而室人儂薄，謂僕文不合時宜，致遭廢黜，日以鈍秀才相誚，鬱鬱資恨而終。今稔高門積福，故借德澤為文章吐氣，使知一生潦倒，非戰之罪；且令天下知拾巍科登高第者，在此不在彼也。」言訖，撫膺一慟，倒地而沒。

某駭歎良久，感翁教子之德。重至其地，見老屋一椽，停棺左側，有老婦執炊爨下，詢之，曰：「此先夫也，亡三年矣。生時嗔以鈍秀才呼之。臨終謂我曰：『於德薄不能置青雲，以博封誥，後當以文章貽汝福也。謹記此言，勉延殘喘。』」某聞之倍增慘悼，出千金恤其家，並極力營葬而歸。後於謁選得縣令，迎養老婦以終老焉。

鐸曰：「土先德行，次及文章。故春秋榜上，大半積福兒郎也。青年失德，白首除名，雖鬼帳傳經，終當食報。視方三拜之登科，又遜一籌矣。嗟夫！」

三杖懲奴

元和令常公養蒙，愛民重士，神於折獄。里中有惡權與主婦通，而礙於其子，唆主婦以忤逆控縣。公廉得其實，拘叔氏舅氏，一並聽鞠。

至日，喚惡奴上，問：「兩黨親族，俱不列名，爾何抱主婦控？」惡奴曰：「小人蒙主人豢養，日望小主成家，不意下流自居，主母束之，反肆抵觸。赴懇兩黨親族，視同秦越。不得已，冒嫌抱控。」公曰：「忠心為主，勞怨不辭，汝可謂義僕矣。」惡奴頓首曰：「小人素有好人之目的，里黨所共知也。」公領之。

喚件激兒，年十四五，間插儒雅。訊其逆母之故，但流涕不言。公偽怒曰：「不孝之罪，律有明條，三尺法何可輕有。」遂飛簽下。兒痛哭，叔與舅代為哀免，而惡奴面有喜色。公顧而笑曰：「爾小主尚在童年，刑杖一下，立當斃命。汝素好人，且受主人數年豢養，盍代杖？」呼兩旁隸曳下重杖，曰：「代不孝者杖，勿從輕也。」責至四十，血肉交飛。繼又罪其叔曰：「爾與乃父為同胞，而不能禁約其姪，至今以忤逆播聞，亦當受責。」叔伏地乞恩，公笑曰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；有好事人在，爾勿畏也！」又曳下代責二十，並喚舅氏上，曰：「母子之恩，本於天性，汝妹即欲控告，何難一言勸阻，乃袖手旁觀，釀成家變，本應重責爾罪，但年老龍鍾，不堪受杖，奈何？」因顧惡奴曰：「本縣今日勉出大力，成全汝好人之名。」又飛簽欲責。惡奴勢難再杖，叩頭乞免。公大笑曰：「汝推主母面情，亦當為其兄稍效微勞也。」卒杖之。復命昇重枷至，曰：「杖已代矣，枷又何辭！」大書「枷號好人一名，俟忤逆兒改過日釋放。」惡奴杖痕已重，復荷重枷，不旬日竟死。闔邑稱快，服公之譴斷焉。

鐸曰：中菁之言，揚之實醜。藉端杖以懲奸，亦折獄者之苦心也！譴而正，奇而法，可謂得律意矣。宋代馭守令最寬，故呂公弼、張崇陽輩，往往片言齒劍，一錢殺人。後守令之權漸削，徒一年以上，必申請待報。惟枷杖得以專決。故情重法輕者，輒縱其惡。公以枷杖代劍，可謂善伸其法者。然寧成束薪，延年屠伯，君子終防其漸也。

片言保赤

錢塘袁公簡齋，為先大父同譜。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，風骨錚然，不阿權勢。引經折獄，有儒吏風。

時民間娶婦甫五月，誕一子，鄉黨爛笑之。某不能堪，以先孕後嫁，訟其婦翁。越日，集訊於庭，兩造具備，觀者環若堵牆。公盛服而出，向某舉手賀。某色愧，俯伏座下。公曰：「汝鄉愚，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！」繼問其婦翁：「汝曾識字否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公笑曰：「今日之訟，正坐兩家不讀書耳！自古白鹿投胎，鬼方穿脅，神仙荒誕，固不必言。而梁嬴之孕逾期，孝穆之胎早降，有速有遲，載於史冊。總之，逾期者，感氣之厚，生而主壽；早降者，感氣之清，生而主貴。主壽者，若堯年舜祚，爾等諒亦習聞。主貴者，不必遠征，即如僕，亦五月而產。雖甚不才，猶得入掌詞垣，出司民牧。謂予不信，令汝婦人問太夫人可也。」某唯唯。

即命婦抱兒入署。少選，兒繫鈴懸鎖，花紅繡葆而出。婦伏拜地下曰：「蒙太夫人優賞，許螟蛉作孫兒矣。」公正色謂某曰：「若兒即我兒，幸善視之。他日功名，勿使出我下可耳。」繼又顧眾笑曰：「爾眾中有明理之士，幸諒予心，勿以前言為河漢也。」眾齊聲附和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。後兒讀書食餼於庠，奉公長生祿位，朝夕供養焉。

鐸曰：含垢納污之說，為臨民者言；此印板律例，非讀書人不能解也。然捨身以保赤子，類非守經者所能。公殆現不壞身，運廣長舌，向訟庭為眾生說法耶！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，況鍾以小吏而治吳郡。後如馮堅、王興宗輩，或以典史，或以直廳故王晉溪調吏治之善，不必出於甲科。然遇此等公案，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？蓋不熟晉庫之論，失油絡者必受飛災；不讀《周易》之文，授沐枕者終成冤獄。學優則仕，旨哉是言。

盜師

婁郡譚某，三十餘年未掇一芹。就館西村，所得學俸，不能養妻子。而從學者又棄儒而賈。歲暮卷帳歸，道遇一老翁，笑曰：「先生散館矣，明年有所主否？」譚應曰：「無」。翁曰：「僕有葭莩親，明年延師訓課其子，如不棄嫌，僕請為介紹。」譚極意嘉納，繼詢其居址，翁曰：「至日僕自來，先生不必絮問。」遂拱手散去。

燈節後，老翁果至，陳朱提百兩為聘。譚喜，別妻子，登舟而去。水程曲折，都非熟徑。約行三晝夜，翁曰：「至矣。」握手登舟，至一處，高門華屋，旁通一徑。花木參差，中有屋數楹。翁曰：「此書室也，請先生少坐。」入內引弟子出拜，瑤環繡服，類貴介子弟。翁曰：「主人偶出，未及倒屣，改日請見可也。」繼出書，請譚句讀。視之，《三國演義》一部、《水滸傳》十數本，無五經及四子等書。譚異之。翁曰：「若曹無志功名，但得識數行字，稍習世事足矣。先生勿疑怪。」譚遂安之，翁亦別去。

居半載，飲食供奉，備極豐腆。一日，傳言主人歸，大設華筵，請先生觀劇。譚至，主人雉冠甲服，肅迎而入。四座賓客，皆

戎服臨筵。譚心驚股栗，進退失措。主人笑曰：「先生勿驚，僕江湖豪客也。因我輩中，恃強劫殺，罔顧仁義，故令小兒受業，得以稍知大體。今幸不棄，嘉惠後學，特治卮酒聊明忠敬。」言畢，梨園以劇本呈點，譚未識樂部名色，姑點《白羅衫》全本。演未及半，主人色變而起，急命撤筵曰：「僕未嘗開罪先生，何姍笑若此？雖然，亦天命也。」遂具彩緞數端，黃金十錠，命其子星夜送歸。

朔日，捕盜師卒至，一門掩執。其子竄伏譚家，僅而得免。譚感其意，撫弟子成立，翁亦時來周恤之。

鐸曰：盜亦有道，非讀書人不能顧。不謂待先生忠且敬者，轉出自盜，宜天之不忍斬其嗣也。今紈袴子弟，奇嫖淫賭，雖千金不惜，而獨至西賓備脯，輻銖必較，曾盜之不如。

鬼婿

扶風邱淑，字令儀，幼失怙。母夫人束子嚴，偶碎其帶上玉佩，懼而亡去。夜竄山谷中，月色迷蒙，荊榛蒼莽，無可投宿。兆以葬。娶吉氏女，頗賢德。所得封誥，亦讓諸前室，以嘉其志。

鐸曰：烈女不更二夫，雖死猶遂其志。後婦之賢，亦貞魂有以感之也，不然，故劍之求，且招其忌，能以封誥相讓哉？

書神作祟

金陵鈔庫街某氏子，世業儒，因讀書不能致富，棄而為賈。偶獨宿肆中，聞牀頭歎息聲，叱之始止。嗣後每夜必聞，某亦置之。

一夕，有方巾朱履者，自牀後徐步而出，顰眉戚額，意似不樂。某問為誰，應曰：「予書神也。自流寓汝家，蒙爾祖爾父頗加青盼，不意留傳至汝，罔修舊好，竟爾見絕。猶幸兩無仇德，乃今為錢奴束縛，使予意氣不揚。若不早脫腰纏，則銅臭逼人，斯文淪喪。禍將及汝，莫悔莫悔！」言畢而逝。

某急起，秉燭四照，見有破書數卷，以錢串捆縛棄置牀頭，蓋十數年矣。某恨是書為祟，取火焚之，一時灰飛燄起。延燒廬舍，室中物靡有孑遺，後竟以貧死。

鐸曰：讀書不能致富，此言是矣。試問不讀書人。個個能富耶？然以求富之念讀書，吾知其非讀書人。我輩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乃以富貴利達，橫互於中，稍不得志，輒歸咎於書、試請掩卻書本，畢竟向何處覓生活哉？嘗作《沁園春》詞六闕。曰：

「甲子仲秋，惟吾與書，盟於草堂。願既盟之後，言歸於好。自今伊始。幸勿相忘。出則隨車，歸則並几，夜火晨雞總備嘗。吾憐汝，把牙籤笑插，玳瑁親裝。誰知爾本無良，枉賺盡英雄而鬢蒼。歎臣饑欲死，千鍾甚處；立錐無地，金屋何方。我自憐卿，卿真負我，拔劍相看也不妨。言未畢，書早慚而退，潛出門牆。」

「學書不成，將焉學乎？不如老農。有草廬半畝，橫塘之曲；石田一頃，葑水之東。椎髻鴻妻，蓬頭霸王，裏飯偕行荷鋤從，桃源境，看桑麻雞犬，樂也融融。悲哉吾道終窮，似稼圃樊遲術未工。枉操豚以祝，學齊東語；掘苗而稿，與宋人同。門有催科，瓶無儲粟，廡下投人作質春。翻然悔，悔從來耕也，餒在其中。」

「古語有之，多錢善賈，吾何不然。看鮮衣怒馬，小兒宿衛；彈箏挾瑟，中婦邯鄲。第擬通侯，園連沁水，百尺珊瑚碎綺筵。銀燭底，有奇書勾股。訟帖爭田。吾儕貧也由天，料此輩何曾值一錢。況癡兒和嶠，本無此癖；家兄孔老，素乏其緣。安用牽車，等諸屠狗，富可求歎愧執鞭。君休羨，道聖門高弟，貨殖猶賢。」

「磨盾鼻書，封狼居胥，亦豪矣哉。想受降城外，霜濃雁磧；紇乾山畔，月照龍堆。投筆軍中，棄繻關下，如此書生未易才。談笑處，看樓蘭繫頸，奏捷平台。一朝幕府疑猜，便縛下都船大可哀。歎高牙大纛，青霞氣鬱，明珠薏苡，黑獄冤埋。大樹飄零，藍田呵罵，免脫東門歸去來。從頭算，算何如軍旅，未學為佳。」

「然則奈何，吾當相從，赤松子游。正藐姑仙子，導予翠節；金門謫吏，坐我霜虬。笑酌流霞，醉眠芳草，眼看蓬萊弱水流。從今後，把丹爐妙訣，壓倒浮邱。茂陵風雨堪愁，伴寂寞驪山碧樹秋。歎莫須有者，壺公桂父；想當然耳，方丈瀛洲。壯不如人，老之將至，自誤多緣藥石謀。尋不見，是文成匹馬，徐市扁舟。」

「書汝來前，與子別後，益復無聊。倘蒙君見宥，仍開舊閣；謂予不信，再訂新交。苟蹈前愆，有如曩日，從此相攜臥草茅。書大笑，道君言過矣，聽我芻蕘。相期努力雲霄，莫一任青燈罵彩毫。倘金門挾策，陪君拾芥；長楊獻賦，伴爾題橋。歸以銀泥，封予金匱，極德人生級一條。予再拜，急延諸上座，謹佩瓊瑤。」

病鬼延醫

曹州計伏庵，本牛醫。有富翁某病喘，請醫罔效，計以治牛之法治之，輒驗。遂自負名醫，行青囊術於齊魯間。

一日晝寢，有僕持帖來邀，計不問為誰，令僕導去。至一堂上，見面黃骨立者數十輩，環來診脈，計熟視之，皆平昔所不治者。愕然曰：「此冥府耶？」眾曰：「然。」計曰：「若是，則請我何意？」眾曰：「先生醫我來，還望醫我去。」計不獲已，勉寫一方，眾睨視良久曰：「一劑恐不能效，屈先生留兩三月去。」計涕泣求歸，眾怒曰：「此地既不可居，曷為送我輩來此！」群起撻之。計亦驚醒，覺左頰微痛，驗之，有指爪痕。

鐸曰：以治牛之法，而施諸有牛性者，宜奇功可立奏也。孰是術以往，哀哉眾生，盡喪於牛刀下矣。